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三回 謀劫

排六趣仲堪珍娘謁岳祠，而留假母老麻於旅舍，夫固第二次密謀矣。桃園鎮謁三義祠時，假母挈排六先往者，亦欲與老麻謀密策，故使武貴與仲堪珍娘俱。老麻何人，雖曰車夫，實綠林中桀黠耳。魚曾漏網，雁為避矰，蓬顆埋身，萍飄混跡。初為武貴所役，能以小忠小信悅假母。假母本為蕩婦，又係孤嫠，試嫖毒之大陰，嬖昌宗為美貌，實稱入幕，揮霍何堪，吝善治生，穿窬亦可，於是假母為老麻窩頓。而自排二以下，強半為老麻所染指。梨痕迸淚，棠影工啼，楚楚可憐，亭亭玉立，珍娘之為老麻涎者久矣。千摧百折，此恨何如，不特珍娘略不相能，即假母亦視為禁。獻勳助汲，著意添薪，疊疊呼冤，依依寄媚，曾謂珍娘能為所惑耶。不得已再乞於假母，且挾決裂以要之，假母輒謂俟破瓜後，當為設法。否則五丁力士不足稱開山之手也。詎仲堪漆膠相愛，形影不離，婚約既成，料難中變，假母亦不暇再為老麻計。老麻知排六亦憾珍娘，遂內外設謀，務欲破壞仲堪珍娘之好事而後已。

借轄以後，趨程將半，稍縱即逝，至汴而大事去矣。然仲堪珍娘同行同處，假母焉能就老麻謀，三義河之盟，若授假母等以問者然。老麻侃侃與假母談，謂仲堪貌比衛潘，才儕屈宋，珍娘因而戀之。非也仲堪儲金滿贏，取之甚裕，朝增翠羽，夕增明璫，寒襲狐裘，暖籌蟠谷。珍娘抑塞已久，遽爾騰達，其親愛自逾常格。況復蓮房初剖，搓露成珠，桃泛才通，飛霞作徑，抱暖雲而自軟，潤小雨而如酥。晚餐微醉之時，歡填心曲，午夢初慵以後，春滿眉峰，賞心如此，樂事如彼，珍娘有不為仲堪用哉。汝於珍娘，徒為淵驅魚，為叢驅爵耳，惟前則盤馬彎弓，今則彈丸脫手，於汝亦殊不值得。排六聰明人，曷為媽設一謀。

假母曰：「游梁以後，接濟無人，行且垂橐而歸耳，」排六曰：「信陽瀕行時，聞存者尚有數百金，今且耗什之三矣，媽何妨示意珍姊，為索夜度資，豈有金絲帳底，卻塵褥邊，暮暮朝朝，一錢不值耶。」老麻笑曰：「汝固老悖，排六亦徒作負氣語，我輩之能制仲堪者，祇途中數日間耳，欲罄所有，亦必謀諸珍娘。若欲聽其自離，焉知僑汴同鄉，不能效分金之義哉。即奚僅抵漢後，仲堪祇需一電，兼程並進，不及旬期，汝得聘資，斷不能得其百兩之御也。事急眉然，禍防臍噬，汝何不思之甚。」假母知老麻老謀深算，於此實故作騰挪，乃再三相詢，排六更窮形盡相以獻媚態。老麻曰：「狡窟既亡莫烹走狗，城門已火那顧池魚，我惟有劫之而已。」假母曰：「險哉此謀也。偵騎若臨，獄辭便定，汝誠一身是膽矣。」老麻曰：「我輩仍需捉刀人耳，舊黨某某，尚散處朱仙鎮左近，振臂一呼，躍身四起。仲堪手無縛雞力，刀光人影，退縮不遑，珍娘一味嬌羞，尚敢挺身而出耶？事後寄膽舊黨，盡以仲堪金為汝壽，而取珍娘所有者，為排六奩資，舊黨祇略加犒賞可耳。」假母曰：「然則何以處仲堪？」老麻曰：「彼肯禁聲，姑貸一命，不則刃之矣。」假母曰：「然則又何以處珍娘？」老麻曰：「身外無長物，榮辱生死，惟汝之命。」排六聞言，乃反唇以詰老麻。

排六於仲堪，荷珠暫圓，普通情懷，柳枝既折，常慨飄零，徒以妒珍娘而涉及仲堪耳。老麻欲刃仲堪，遂委曲為仲堪解，並請留其畫篋，俾得游梁就試。然對於珍娘，則曰老麻仗諸弟兄力，何不以珍娘酬之，幽鳥相逐之間，枝都紛踏，渴驥交奔之際，花亦隨揉。雖貫革以何傷，俾撫心而知愧，試問渠尚敢假惺惺作態否？老麻視珍娘如命，勸排六勿與珍娘修怨：「此輩起起，珍娘那能堪此。」假母曰：「老麻汝果何所為而若是哉？」老麻囁嚅曰：「我慕珍娘久，從不能一親鄉澤，此番上車後，仲堪與之並坐，珍娘每翹一足倚仲堪膝，潔排藕覆，銳礪菱尖，不麝亦香，與駕俱睡。我心中兔起鶻落，恨不化為蝴蝶，一嗅裙邊，我但使珍娘侍寢足矣。珍娘仍令在汝所，我決不奪汝珍娘而去。」

排六惡老麻之袒珍娘也，必欲得珍娘而甘心。然根結連理，花折並頭，仗老麻作此殺風景事，遂不復與較。老麻強攬排六，假傍有頃，情不自禁，夜行多露之詩，晝寢陽台之夢，雉飛求牡，蠅附慕口。假母尚思分一杯羹，而武貴已偕仲堪珍娘返，幽歡未遂，強笑相迎，竹怯心虛，桃烘面熱，珍娘慧眼，早有嫌疑，而不料其殘毒乃爾也。

朱仙鎮環鬧市二里許，老麻獨駛車而北，長堤綿互，古樹杈桠，棘牆茅瓦中，獨轟然立一院落。酒餚悉備，坐臥皆俱，不知者視為旅店，而實則盜黨之秘窟也。老麻密謀以後，舊黨皆天涯海角，隨煙遁逃，焉能一一嘯聚之，此店夙備機關，舊黨可按圖索驥，且鬧市有兵有警，聞聲猝至，力恐不勝，不如僦居此店，則甕中捉鱉，釜底游魚，尚能飛出樊籠哉。仲堪珍娘以為轉瞬到汴，方欣欣然有喜色。往游岳廟，心已坦然，假母老麻遂有第二次之密謀。

此店屋凡兩幢，繚以厚垣，分為重闕。層樓聳翠，畫棟飛丹，本某紳故宅，該黨遂賃之以營業。庭有桐樹二，綠葉著廡，映帶窗檻，後圃亦雜蒔花竹，並設馬廄於圃左。薪稷芻秣，稠疊積於圃右而通庖廚之室。庭外有東廂西廂，藉以安置兼從者。仲堪輩至店，老麻以樓東為仲堪珍娘臥室，而棲假母、排六於樓西。樓東牆倚宅外，且穴月洞以資憑眺，桐陰濃郁，雅若簾波。仲堪亦嘉許，老麻並為仲堪安頓書篋、衣篋，而藏銀篋於枕畔，開門相揖，借徑為通。老麻此時，固已通盤籌算，靜待夜闌舉事而已。

排六既勸仲堪珍娘赴岳廟，假母與老麻更詳細籌善後，假母曰：「仲堪既劫，一物無存，其棄而不顧耶，抑仍送之游梁耶？」老麻曰：「蜂蠆有毒，而況於人，距汴只一程，何惜一執策勞，使之增許多疑惑。惟汴寓不宜宣佈，即宣佈亦不宜真者，最後以仲堪回閩語，絕珍娘望。盈盈牛女，雖一見而已難，渺渺關河，問再來以何日，珍娘瓠甕既破，明鏡誰圓，一金一縑，俱歸烏有，言甘幣重，可以誘矣。若忍置仲堪，四十里渠能自往，隻身赴署，投報我等姓名，不幾一網打盡耶。」假母服其謀，老麻又遣人遍告舊黨，期以三鼓後。

假母與老麻謀再定，亟詢逆盜之策。老麻曰：「某某善逾垣，當先至；某某善緣樹，當繼至。我以樓東寓仲堪，取其便耳。夜間事起，我必奮力與彼輩格，以堅仲堪信，汝等但破扉出，速挈珍娘匿於後圃，我與店主自能護仲堪。彼輩之行，約在五鼓，我勸仲堪，汝慰珍娘，汝可攜珍娘同車，我即送仲堪入城去。鞭絲帽影，可憐憔悴之容，玉佩瓊琚，別享團圓之樂。仲堪不知住址，地繚且曲，門叩不開，慧若珍娘，何從出探消息？汝亦從此寬懷矣。」假母聲稱善，而以老麻與排六呢，高張饞吻，急求一滴甘露水，藉解煩渴，士夫老婦，枯楊瞬華，老麻復出與店主約。

籠燈曲引，緣路徐行，仲堪與珍娘、排六歸矣。坐花開筵，燒葉暖酒，乃店主人特備以向客者。假母於坐間，問岳廟形式，且言歸時有暇，當親往一觀。排六色舞眉飛，津津若有餘味。仲堪珍娘，洗盞對酌，盡歡而散，相將登樓去。假母謂珍娘曰：「古稱行路難，我輩跋涉千里，幸送公子至，然為山九仞，未成一簣，夜間宜知警，明午抵汴，而一肩重擔，可以脫卸矣。」珍娘惟恐樑上君子乘機作祟。而孰料禍患即起於眉睫間。